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六十二至五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王叔愚

謄錄監生臣王貽桂

硃批諭旨卷一百六十二

硃批安修德奏摺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協理清查江蘇錢糧

事務監察御史臣安修德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黔末庸愚荷蒙

聖恩不次拔擢逾格栽培復

命協同辦理清查江蘇錢糧受
恩至深刻圖報稱本月初六日接到部頒
上諭指示周詳臣捧讀再四通行曉諭欽遵訖查官侵
吏蝕之弊俱於册内將所侵户名删除揑分詭名
零星飛灑以致混作民欠莫可分辨雖據自首仍
有不實不盡近今究出各吏胥私記歴年侵數竝
揑造花名各種底簿據以清查官侵吏蝕漸有頭
緒再查花分詭寄不獨侵蝕官吏為之紳衿富户

內亦有藉此弊混積年抗欠者現有查出一戶揑分數十百戶詭名積欠至千百兩者此等積習若不剔除有關吏治民風且此等花分詭名不爲查實則官吏侵蝕之花分詭名不得清楚民欠亦不的實是以設立併戶單俾各據實歸併改註本名以免弊混並非以官戶富戶派攤分賠官役侵蝕之錢糧
皇上洞鑒甚明爲此繕摺奏

聞謹

奏

覽汝稱頌明鑒等語歸美於朕此等虛文竟可不必汝

等果能恪秉公忠將諸弊釐剔一清使官民從此蒙福

朕之令譽自在其中假若奉行不善剔除不力縱朕能

洞鑒於事亦何益之有此一差關係汝等一生人品心

術可否信任毋稍漫忽一切處加慎加勉為之

同日又

奏為請除侵欠錢糧之源以清積弊事竊惟錢糧關係

國帑絲毫不容侵隱凡有弊源宜請杜絕臣不揣冒

昧謹就見聞所及為我

皇上陳之一實徵額冊宜造的名也一僉點糧總漕總

之陋規宜禁革也一私借錢糧之弊宜禁革也一

比較冊籍不宜假手書辦以滋舞弊也以上四條

皆侵欠錢糧弊端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斯皆汝等會同商酌辦理之事何乃彼此不相通知各出己見耶若人人但欲炫露一己之能希朕見賞據臆瀆奏參差互異朕未親歷其地未覩情形何所憑而批定是非乎觀汝條奏殊非忠良居心明曉協恭和衷之理者似此朕不免有誤用人之咎矣奈何

雍正八年二月初四日協理清查江蘇錢糧事務

監察御史臣安修德謹

奏為恭繳

硃批事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臣家人齎捧

硃批奏摺二件到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九叩跪讀

諭旨感愧交深竊臣荷蒙

聖恩委用協同辦理清查江蘇錢糧自知才庸任重凡

一應清查事宜俱與總理臣等公同酌議辦理臣

初學辦事未諳陳奏之體緣現在查出弊端臣愚以為得請立法可杜將來弊混乃識見淺陋不知籌計係公同應辦之事遽自條陳實屬冒昧仰蒙聖恩訓臣以公忠和衷之大義臣深自愧感惟有恪遵聖訓益加慎勉協同總理臣等秉公詳慎斟酌辦理以仰副皇上為民除累之至意謹將欽奉硃批奏摺二件恭繳謹

奏

所言和衷者不與同事之人爭能逞才之謂若不辨是非公私一味隨聲附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又不可行矣總之為己心勝皆屬私欲從未有懷私而能效忠之理返身自省勉之

硃批諭旨卷一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硃批諭旨卷一百六十十三

硃批李淑德奏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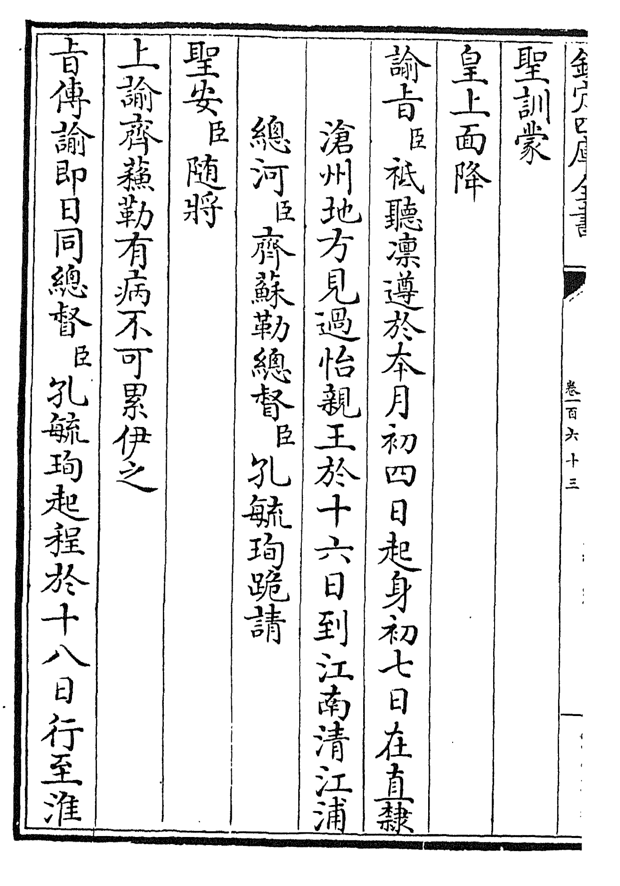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鑲黄旗漢軍副都統臣

李淑德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奉

旨興修江南水利於二月初二日跪請



聖訓蒙

皇上面降

諭旨臣祗聽凜遵於本月初四日起身初七日在直隷

滄州地方見過怡親王於十六日到江南清江浦

總河臣齊蘇勒總督臣孔毓珣跪請

聖安臣隨將

上諭齊蘇勒有病不可累伊之

旨傳諭即日同總督臣孔毓珣起程於十八日行至淮

安府寳應縣地方適遇巡撫臣陳時夏遵

旨踏看運河跪請

聖安臣即將

上諭先將要緊河渠速行酌議疏浚之

旨傳諭臣同孔毓珣於二十四日已到蘇州府現同孔

毓珣先將臣昔日經歷所知數處一面踏看俟巡

撫臣陳時夏踏看運河事畢回署原任巡撫臣陳

世倌到蘇公同相度緩急酌議先後興修之處另

行合詞具

題外所有臣到蘇情由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所奏俱悉但齊蘇勒患病光景若何並不奏聞殊屬忽畧之至至於地方情形隨時變換河道遷徙不常不可刻舟求劒況爾離彼處為日已久若因前此已有條陳必欲強符所言則大謬矣

雍正五年閏三月初六日鑲黄旗漢軍副都統臣

李淑徳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奉

命江南興修水利看得太湖阻滞實為江浙之患其婁江吴淞江黄浦江均屬洩水入海要區惟婁江自吴江縣受納湖水繞蘇州府過崑山縣近太倉州接劉河入海關係重大年久淤塞潮來僅有一綫

潮回則舟楫不通查商賈貨船向由婁江吳淞兩路往來婁江淤塞尚賴吳淞隨潮上下若將婁江吳淞一時並行開濬則商賈皆爲阻滯是以臣等已將先濬婁江之處具疏會
題今臣會同巡撫臣陳時夏選派蘇松道孔毓璞及府廳等官料理一切工程事務帶領州縣佐貳雜職人員分段興工臣與陳世倌竭力督催務期於芒種前農務未興之時挑濬完竣以仰慰

聖懷臣再查婁江有通海閘一座內可蓄水外備海防年久傾圮必用重修所需石料現有袁家渡拆毀之閘又有海邊衝塌廢城一隅其中磚石儘可選用無庸另辦只須樁木灰漿人工運費已經委令地方官員細估修建至於吳淞江等處宜加疏濬者甚多統俟逐細確勘會疏具題所有現在僱工並估修閘座情由合先繕摺奏聞謹

奏

好秉公勤慎為之諸凡切毋自用聰明庶不致差謬也

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九日鑲黄旗漢軍副都統

臣李淑德謹

奏為直陳水利仰祈

聖裁事竊臣查藴松常鎮原屬水鄉所有沿江濱海之

區稍有淤墊澇則田疇被浸旱則地土乾涸以致

上廑

宸衷勳銷

國帑興修水利臣細勘現在應修之處甚多自應仰

遵

聖訓盡除淤塞廣蓄水泉始於民生有益查婁江一處

工費已及三萬有餘若通行修濬約計錢糧不下

二十餘萬在

皇上愛民如子固不惜百萬金錢而臣再四思維實有

不甘於心者水利工成則東南盡為樂土

國家糧賦不過什分取一以利益民生之事豈可盡
爵庫帑而不少加籌畫臣愚昧見識即此現在工
程不須盡動帑銀亦不須勞民動衆可否比照海
一派皆妄誕
之言
朕一番美舉若依汝如此辦理頓成虐政矣言發
塘之例著令江蘇巡撫查其素行未善之富豪鄉
乎心
據汝斯論而斷或借端公行嚇詐無恥之事俱未
紳捐貲協力興修以其私積之民財興民之利此
可定
捐若妄動性命可惜慎之慎之
亦因民之利而利民是養民即所以教民者也再
查現在應濬各河地方官員所量丈尺估計土方
不足盡信惟俟婁江告竣之後

皇上賞來效力人員到時臣率領會同地方官員親身逐一丈量細畫河圖恭親齎進面奏情形始末跪請

覲所奏之語甚不妥協況此事非交爾一人主持不過令爾督工效力而已爾此光景殊屬乖謬之至小心毋忽

聖訓指授方畧再赴江南欽奉遵行除會勘情形酌議應修之處另疏會題外謹此具摺直陳臣受

洵為可笑之極

恩獨重感發愚誠不懷瞻徇嫌怨之私惟以

國計民生為念是否允協跪求

皇上聖裁謹

奏

矢口亂道甚屬無知

卷一百六十三

硃批諭旨卷一百六十四

硃批高鑛奏摺

直隸通永道臣高鑛謹

奏為恭謝

天恩並陳愚悃事竊臣以庸愚之質蒙

恩特放霸昌道以來時切冰兢今又調補繁劇所幸密

邇神京時得仰邀

爾之居心為人向日聲稱頗好慎毋恃恩縱恣勉力以

圖上進

須爾自加策勵豈得全然仰賴朕之教訓朕一日萬幾何暇代爾辦理道員之事
聖慈垂訓知所遵循臣已於四月二十一日任事訖凡有關
國計民生事件容臣陸續密奏外伏查通州地方乃
密奏不必繁多有關地方事務仍當呈請巡撫而行上司若生疑忌爾即難以作為矣
天庾重地水陸要衝四海商賈輻輳各旗莊屯聯密歷
有以勢挾持生事不法之徒自
聖明御極以來宣仁布德振綱肅紀咸皆斂迹臣職司
整飭首重彈壓尤必仰體
皇仁子惠至意勸勉善導與旗民共戴

化育深恩倘有復萌故志者臣自當執法不敢稍為瞻

如此方是勉之

徇再查通永道歷任交盤張安世李繼謨虧項纍

纍俱係朦朧授受而黃之孝到任未久亦未清理

臣現今按款細核催其彌補如交盤兩月例限滿

甚是

此等處不可懼怯毋稍瞻徇但放膽為之爾有朕作主

時伊等仍然延挨當將查出虧空確數具摺奏請

若猶畏首畏尾其他當何如耶張安世李繼謨此二人

聖訓遵行至臣所管各州縣今歲麥收約有五分秋苗

皆大有手眼交結最廣之輩一毫不可為留餘步令其

皆好本月望前能得透雨亦屬不遲合併奏

得以輾轉然必當與撫臣商行方合

聞謹

奏

覽

直隸通永道臣高鑛謹

奏為奏陳私悃懇

恩賜覽事竊臣祖固山大高必光以指揮使後裔從

龍入關分隸鑲黄旗施茂安佐領下順治十二年施茂

安病故其家之嗣將本佐領下阿達哈哈番常登

補授常登告退後臣伯父高璘蒙

世祖洪恩由侍衛賞補佐領高璘病故後臣伯父高璉承

襲高璉告退彼時臣父兄皆在外任此缺係通政

使王守才兼管年老告退後仍將臣族姪高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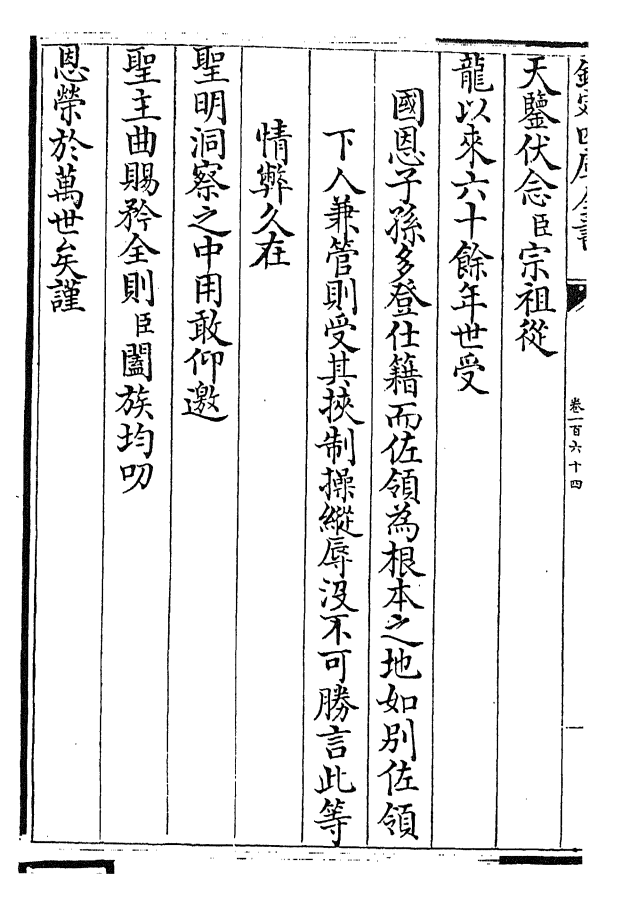
補授因陞廣東駐防協領後臣堂兄高銓補授於

本年正月內病故臣家承襲佐領四輩共歷四十

餘年今當本旗選員奏補之際臣謹將承襲緣由

繕具奏摺外附臣在京兄弟等履歷清單預行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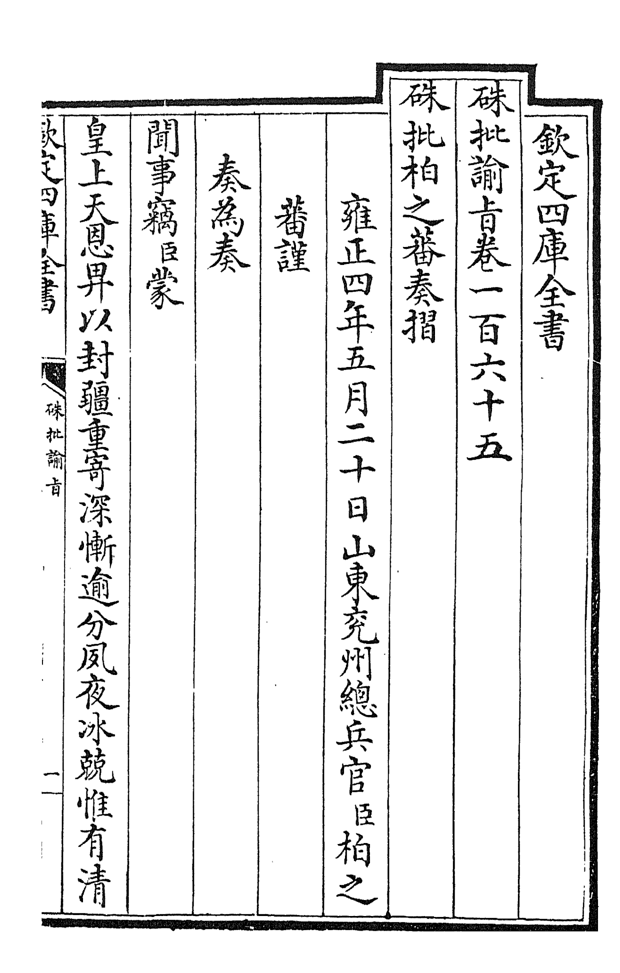
瀆



天鑒伏念臣宗祖從
龍以來六十餘年世受
國恩子孫多登仕籍而佐領爲根本之地如別佐領
下人兼管則受其挾制操縱辱沒不可勝言此等
情弊久在
聖明洞察之中用敢仰邀
聖主曲賜矜全則臣闔族均叨
恩榮於萬世矣謹

奏
本朝佐領承襲甚有關繫
聖祖御極六十餘年於此一事未嘗少忽該都統當有一
定公議朕不便偏徇俟臨期酌量汝家如有可管之理
朕自加恩賞補也

硃批諭旨卷一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硃批諭旨卷一百六十五

硃批柏之蕃奏摺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日山東兖州總兵官臣柏之蕃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蒙

皇上天恩畀以封疆重寄深慚逾分夙夜冰兢惟有清

白自矢毫無欺隱以圖仰報

皇上知遇之恩臣自抵兗以來一切陋弊盡行屏絕不敢稍存茍且之心其營伍事宜挨次撤查各營整飭外今查得臣衙門有親丁馬糧四十分又有公費步糧二十分臣自顧何人邀

聖恩豢養若是之深也再查有官地三處一在兗州北鄉一在界河一在滿家硐等地方詢其來歷不甚明晰即令臣標中右兩營遊擊李登華王良佐二

人確查情由去後今據李登華王良佐稟稱查此地並無案卷可稽據里人言係明季廢藩遺產除從前開給民種之外尚存官地四十三頃五十五畝有零因循相承至今除中右兩營官弁兵丁耕種共二十七頃五十六畝有零其餘一十五頃九十八畝有零自雍正二年添設兖州總兵官遂將此地歸與總兵衙門照舊收租每年在該縣上納錢糧等語據此臣查兵丁現種二十七頃五十六

畝有零原照百姓一例在縣完糧臣思既照百姓一例在縣完糧則兵民皆可耕種似可毋庸更改至臣衙門一十五頃九十八畝有零之地雖在該縣上納錢糧但臣既有俸薪等銀復又占種官地自覺不安請將此地歸併有司以充公項伏乞皇上睿鑒施行為此謹

奏

此項地畝毋庸歸併有司照舊留存添助薪水之資可

也

雍正四年六月十二日山東兖州總兵官臣柏之

蕃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雍正四年六月初五日將漕船盡數催出

東昌之通濟橋閘即於初六日起程赴省會查盗

犯事件并飭將備等官押解糧艘業經繕疏

題報在案今臣於六月十一日據臨清營副將吉自

隆呈稱浙江嘉興府白糧尾船於六月初十日盡
數催出臨清磚板二閘除委該副將押催北上務
期速為抵通外所有尾船出磚板二閘日期理合
具摺奏
聞謹
奏
今歲河水暢流糧艘得以遄行省汝無限力矣
雍正四年九月初一日山東兖州總兵官臣柏之

藩謹

奏為請

旨事竊臨清營中軍守備陳浣染患目疾精力衰弱懇

請告休業經臣會同撫臣陳世倌具疏

題請休致在案所遺員缺應聽部推但案查雍正二

年十二月初九日兵部為欽奉

上諭事議得將三等侍衛張炳等四員發往山東省分

酌量試用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於雍正三年二月初十日劄行到兖

内有藍翎馮世傑一員在兖行走催趲糧船辦事

黽勉臣到任後見其人材健壯弓馬可觀試令教

習兵丁鳥鎗亦頗勤勞原係試驗補用之員堪以

補授臨清營中軍守備臣未敢擅便謹先具摺請

旨如蒙

俞允臣另行繕疏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交發該部議奏矣俟覆到有旨
雍正四年九月十七日山東兗州總兵官臣柏之
蕃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雍正四年九月初十日自兗州府起程至
臨清催趲回空糧船業已繕疏

題報在案臣於十四日行至茌平縣地方據臣標東
昌營都司劉驤報稱有江南淮安府知府劉之頊
奉
欽差刑部侍郎黄炳總河齊蘇勒牌仰馳驛星夜前往
沿河一帶追趕淮安關監督慶元貲財船隻於本
月十二日行至東昌會同東昌府知府金啓洛并
都司劉驤將慶元大沙飛船三隻俱經拏獲内箱
櫃貲財物件共計二百八十號盡行封固并拏獲

慶元管事家人李福壽等十三人仍復押回淮安又於本月十六日據臣標德州營叅將郭曾藩稟稱本月初十日南來淮安鈔關慶元行至劉智廟地方有總河差官一員協同德州知州陳留武將慶元拏獲即委把總馬麟紱帶兵二十名護送回南等情到臣臣隨飛檄南北將備派撥弁兵逐程押護去後即於本日臣在磚閘催船見南來人役在關查事臣問之即係淮安府知府劉之頊因而

咨問其事據云慶元之貲船除被獲三隻之外先有大沙飛船一隻便民船一隻於本月十一日已過臨清關矣故此知府劉之項追趕北上臣復檄行德州將備如遇續獲慶元船隻務須加兵防護毋致疎虞外理合繕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嚴加防範毋稍疎懈

所奏知道了

雍正五年三月初三日山東兖州總兵官臣柏之

蕃謹

奏爲武童無知習慣安爲事竊臣自蒞任以來朝夕

凜遵

聖訓惟知兢兢業業使兵民相安地方寧謐以仰報

皇上高厚洪恩於萬一茲緣本年二月内兖州府府考

各縣文武童生來兖應考寀於二月二十九日午

刻有單縣武童單姓等四五十人羣聚臣衙門首口稱有兵丁武姓得罪我們甚是可惡如不當面綑打我等俱各散去不赴考試等語臣即令其寫明情節具一呈詞以便查究衆童應聲而去頃刻之間聚集二百餘人復到臣衙門首並不具呈喧嚷不休彼時中軍遊擊李登華以婉言勸導令其且散俟查明自然責處而衆童必欲當面綑打隨至中軍衙門蜂擁毒詈至晚方散及訊據步兵武

登超供稱實因衆童在寓賭錢與小的只隔一墻

且房主又係小的親眷惟恐惹事故去勸阻以致

觸怒臣思兵丁一人即有口角相爭而武童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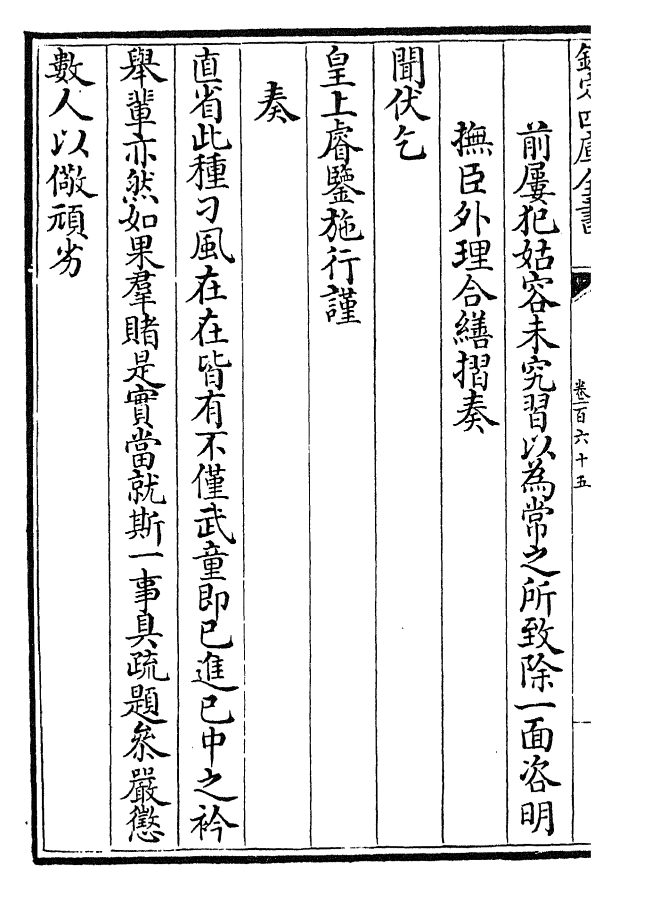
應聚衆恃刁至此但一面之辭難以遽信隨令中

軍遊擊李登華備文立將步兵武登超解送兗州

府知府質審因該府現在考試尚未查訊俟其審

明之日另行具

奏臣聞山東此等刁風相沿已久揆厥所由皆因從



前屢犯姑容未究習以爲常之所致除一面咨明
撫臣外理合繕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直省此種刁風在在皆有不僅武童即已進已中之衿
舉輩亦然如果羣賭是實當就斯一事具疏題參嚴懲
數人以儆頑劣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山東兗州總兵官臣柏

之蕃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雍正五年九月十三日自臨清起程赴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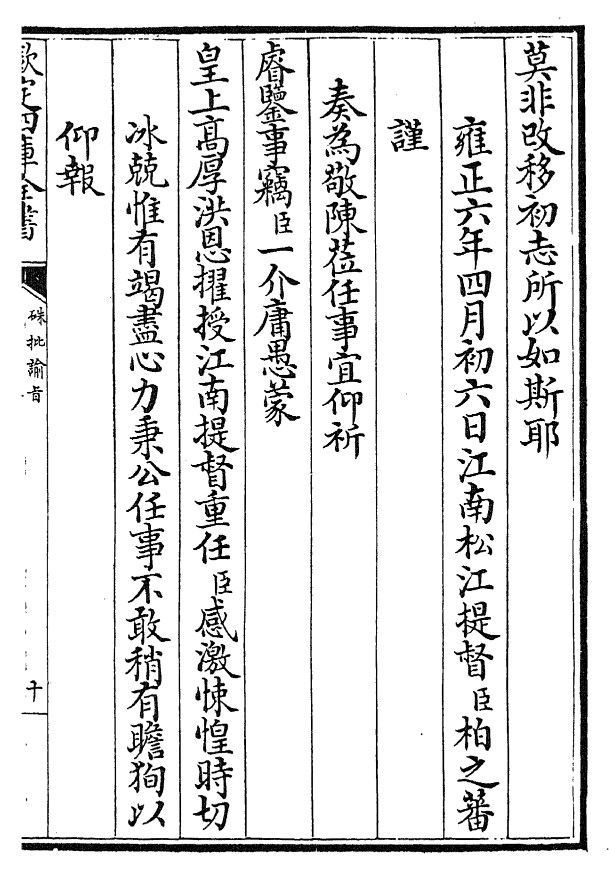
與撫臣塞楞額會商軍政除回空船隻已催過臨

清關四千三百二十五隻其未過船隻檄委臨清

營副將吉自隆催押業已具疏

題報在案本年九月二十四日據臨清營副將吉自

隆呈稱蒙委催押回空船隻於本月二十二日將
金山衞尾幫船隻俱催過臨清關訖等情到臣所
有尾幫過臨日期臣謹具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覽
地方事宜如民情吏治年歲豐歉何故未見陳奏一字



莫非改移初志所以如斯耶

雍正六年四月初六日江南松江提督臣柏之蕃

謹

奏為敬陳莅任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臣一介庸愚蒙

皇上高厚洪恩擢授江南提督重任臣感激悚惶時切

冰兢惟有竭盡心力秉公任事不敢稍有瞻徇以

仰報

聖恩於萬一臣自入江南境内經過營汛皆細加㸃閱
飭令將備時加操練寧謐地方及抵松江衙門後
隨㸃閱臣標在城兵馬其中技藝嫺熟者臣凛遵
聖訓加以奬勵令其知所皷舞其技藝生疎者分別訓
飭勤加操練並嚴飭各營汛查拏鹽梟緝捕盜賊
而江南地方私鹽充斥在在皆然臣令抵任月餘
已據各營汛拏獲有犯私鹽六起無犯私鹽七起
移交有司復查歴來有犯私鹽係交該管州縣審

擬變價其無犯私鹽亦有解交提督衙門變價充公者臣思武職衙門不應留鹽變價令一併解交該管州縣變價充餉但於年終之時臣當查明共獲鹽犯總數若干據實奏

在爾與爾酌為之

聞至於海塘工程並沿海各營兵馬臣閱看之時另疏題奏臣遵

旨查看得中軍叅將周寶營伍諳練辦事勤勞再查得

心胸明白實係好員已另用矣

臣衙門額有隨丁小糧七十分臣遵收為養廉之

費外有陸營公費小糧一百三十分以供營中一切修補盔甲器械廵船購買兵丁火藥以及拏獲私鹽獎賞並春秋二操賞給兵丁等費臣細查以上費用在所必需准其照舊存留再松江十三營兵米除折色外每年實撥觧二萬四千石有零交納裕軍倉收散其各州縣觧米赴倉之時所有零星雜項使費臣已嚴飭革除尚有每石耗米五升共一千二百石據中軍叅將周寶云此項耗米除

潮濕霉爛散放之時零星折耗其餘添補營中公費臣思雖屬霉爛耗折以及湊添公用其中亦不無餘剩臣蒙

皇上豢養深恩所有俸薪隨糧已堪食用擬將此項耗米盡行除革即或營中費用稍有不敷亦在各將備節省有方自能辦理臣謹將耗米緣由據實陳

奏請

旨伏乞

此項些須可以不必裁革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覽

雍正六年六月初二日江南松江提督臣柏之蕃

謹

奏為閱過沿海各營兵馬謹具奏

聞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四月十二日自松江啟行前赴沿海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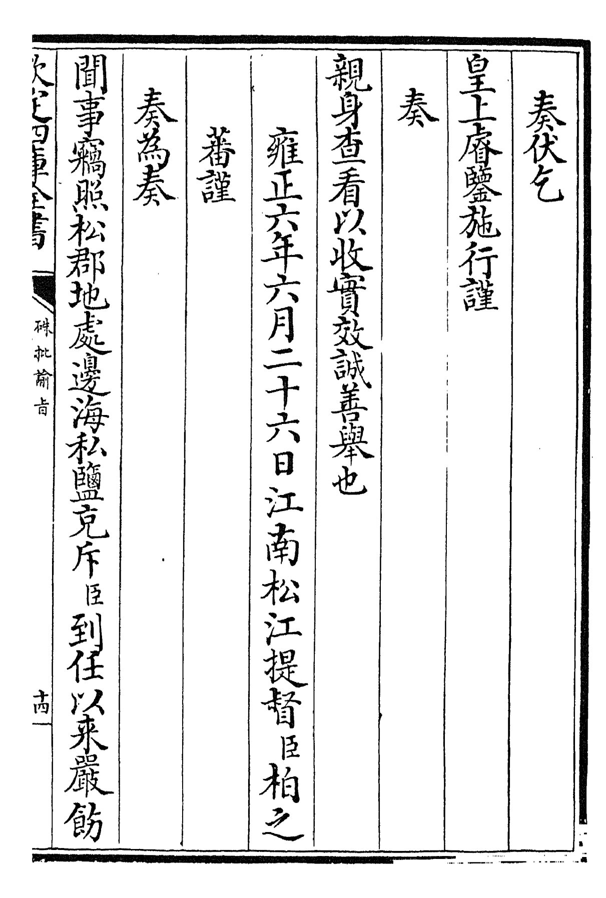
營查閱兵馬當即從金山營起至柘林青村南滙川沙黃浦上海右營吳淞劉河福山蘇州太湖平望沿海一帶逐營逐汛細加點閱見各營汛兵丁弓箭雖未熟練而式樣猶覺可觀至於施放鳥鎗並各塘汛駕駛巡船生踈者甚多臣嚴飭各將弁勤加訓練於兵丁中勤謹上進者量加獎拔老弱充數者陸續更換揀選精壯以實操防約計交冬之時自應漸次熟練再江北安徽所屬各營去臣

較遠其間更有壽春營所轄之潁州亳州泗州等處盜竊案件甚多在將備各官身受

皇上豢養深恩自當實心報效但以地方遼遠官弁既多其中懈怠者亦必有之雖現在檄行整飭臣必得親身查看方可核實擬於入秋之時另疏

題請輕騎減從親往察閱務期一歸整肅寧謐地方以仰報我

皇上高厚洪恩委任微臣之至意謹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親身查看以收實效誠善舉也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江南松江提督臣柏之

蕃謹

奏爲奏

聞事竊照松郡地處邊海私鹽克斥臣到任以來嚴飭

查拏自本年三月起至六月二十三日止據各該營陸續獲觧過私鹽三十七起約鹽二萬五千七百餘斤俱照例交有司變價招擬並咨明浙江總督兼理兩浙鹽政臣李衛在案今於六月十七日據臣標金山營叅將李必懋稟報内稱訪得金山縣張堰鎮地方向有日航船二隻夜航船二隻係原任户部郎中王圖煒家人包管取其規例雖係裝載行商時有私鹽夾帶經把總袁有禄於六月

十二日現獲王圖煒家人張象九所管航船一隻起出私鹽一千零四斤並獲在船水手一名桂蘭生復有阻撓盤查之楊振宇據稱係浦東場大使楊國英之姪相應一併拏解等情前來臣正在查解間又據臣標右營遊擊葛世雄詳報該營中軍守備徐潛在於上海縣七寶鎮等處拏獲鹽犯鮑惠章張永至馬大奚童元包秉一等五名私鹽三百斤鹽船三隻據稱奚童元包秉一二名係蘇松

巡道差役現於兩犯身内搜出巡道印信票照七張等情各據將船鹽人犯先後報解到臣據此臣查松郡各處鄉鎮俱有日報航船以便鄉民附搭多係鄉紳家僕包管名曰埠頭今據報王圖煒家人張象九包管埠頭夾帶私鹽現令人鹽並獲及當時阻撓查鹽之楊振宇殊干

功令至巡道衙役影販私鹽均為不法若照平常鹽案飭發有司查審難免瞻徇輕縱臣因將兩案船

鹽人犯一併咨解署總督臣范時繹嚴審律擬庶可徹底根究令其知儆並咨明浙江總督兼理兩浙鹽政臣李衛在案臣謹據實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兩案船鹽人犯如此辦理是當之極但必將情由備細咨明該督撫方為有益否則伊等又將市德輕縱及或

聽憑屬員胥吏朦混開脫也此諭宜令伊等知之今將

下江一切緝捕事務併交李衛節制諒嗣後可望盜風

少息矣

雍正六年九月十七日江南松江提督臣柏之蕃

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八月二十六日據海州營遊擊王應元呈

報淮山東安東衛營鮑都司移會内開山東亭子

蘭地方於七月二十三日有烏船二隻往泊海面因其形迹可疑汛兵打礮數次彼竟不理而去等情據此又准署總督臣范時繹前署巡撫臣張坦麟先後移咨到臣臣即咨明蘇松鎮臣林秀狼山鎮臣王安國及飭沿海各營嚴加巡緝並飛檄海州營遊擊王應元備查確實情由去後兹於九月初四日又據該遊擊呈報准山東安東衛營鮑都司移會開准膠州水師營謝遊擊覆稱查得前在

亭子蘭往泊二船於八月初一日進膠州頭營子口驗係來膠貿易商船一鳥船戶張炳照票係勤字一百四十二號一鳥船戶金隆順照票係同字一千二百七十九號年貌籍貫俱各相符今現在源盛行居住等情前來據此臣查鳥船定例原以各色分派各省今白色鳥船雖係浙省顏色而該營文內並未聲明係何省何處之船且此項鳥船如係時常貿易海面來往應行之船則山東營汛

不致生疑打𥜥若係違例行走之船即當早被盤

詰豈能飛越北海況江南現有蘇松鎮臣林秀狼

山鎮臣王安國帶領官兵輪班出哨來往海洋以

及沿海各營皆有官兵駕船廵哨豈竟與此二船

一無撞遇乃至直抵山東騐其照票方知為貿易

商船雖現據報係商船其中保無夾帶違禁貨物

何得絕無盤詰未聞隻字報明臣因烏船人等現

在膠州源盛行居住除一面咨明山東登州鎮臣

萬際瑞飭營查覆外復選差誠實馬兵王大彪甘棠即赴膠州源盛行內面詢船户實係何處鳥船在何處置買貨物從何處出口在洋貿易或係初次或已多年經過何處洋面曾否撞過出哨官兵有無盤查掛號之處令其逐一根詢俟確查詳悉至日臣當另摺奏

聞為此謹

奏

所奏可嘉之至封疆諸臣咸肯如此實心任事精詳查詰庶無疎漏之虞朕於各省地方復何憂何慮獎許之諭筆不能悉勉之勉之

同日又

奏為

奏明嚴防海洋營汛事竊照江南地方廣濶而上江之壽春等營離臣甚遠盜案繁多其間營伍恐有廢弛之處臣原擬於入秋之時親往察看以仰副

聖恩委任之至意先經具摺

奏明奉

旨俞允臣正在束裝間適於八月十一日接准浙江督臣李衛容咨內稱風聞東洋日本近來不甚安靜形迹不無可疑江浙洋面相連應即一體留心備禦等因到臣臣思松郡為海疆要地既准來咨不便即行遠離而事屬軍機臣亦並不聲張外露惟以慎重海防為詞於八月二十七日親赴沿海先

至逼近海口之吳淞川沙等營遍歷各處礮臺將
礮位逐一安設平穩指示兵丁如法試放復將各
營額設戰船除廵洋外其餘俱調集黃浦江面洋
船聚集之所使之往來行駛上下折戧並將臣標
演熟聯環鳥鎗及籐牌等項一應軍器令其在船
挨次操演各處洋商船户在彼觀看者甚多知
聖世武備精嚴皆為悦服查沿海各營離臣衙門近者
止數十里遠亦不過百有餘里臣自此以後仍當

不時親往統率各營勤加操練仰賴

皇上天威列兵耀武使海洋貿易商人目覩邊境防維之嚴密道路相傳遠達化外量彼即有狡計陰謀亦可使之聞風斂跡矣臣謹恭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此見是所謂消患於未萌也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五日江南松江提督臣柏之

蕃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荷蒙

皇上隆恩簡任松江提督自到任後於整飭營伍查拏

盜賊之外所有私鹽一事積弊甚多臣凛遵

聖訓時刻留心察訪查松郡濵海私販公行從前文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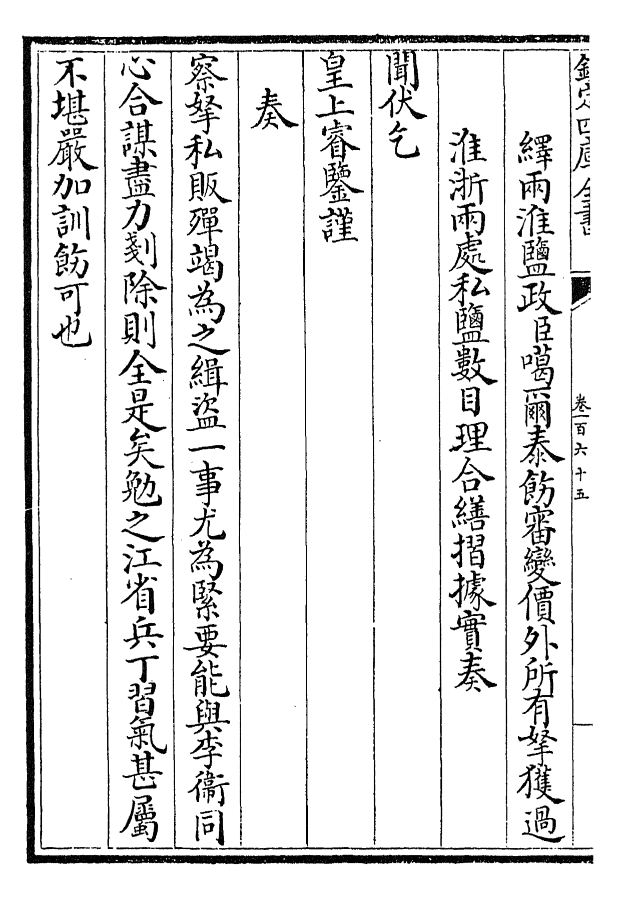
官弁並未實力查拏以致紳民兵役無不買食私

鹽甚至不法兵捕通同興販遂致私鹽日盛官引難銷臣嚴行禁約加緊廵查現今臣標五營千把總經浙江總督兼理兩浙鹽政臣李衛

奏明欽奉

俞旨在於松郡內外酌開鹽舖監賣鹽斤本年十月初八日准鹽臣運到官鹽二百一十二引十數日之內即已銷完從此弁兵實力奉行將來松郡引鹽自不難於源源銷賣至於沿海各處私鹽自臣到

任至今據各營陸續獲解過鹽犯二百零四名私
鹽一十四萬八千餘斤俱經交發有司收審變價
在案嗣後臣益當嚴飭弁兵加意巡緝則私販塞
而官引自無阻滯之弊矣再查淮揚一帶亦多私
販臣時時飭令各營嚴加巡緝又經署總督臣范
時繹差委江寧城守營副將張玉金等前往查拏
自臣到任至今共拏獲過鹽犯七十五名私鹽五
十三萬四千餘斤除經分晰咨明署總督臣范時



繹兩淮鹽政臣噶爾泰飭審變價外所有拏獲過

淮浙兩處私鹽數目理合繕摺據實奏

聞伏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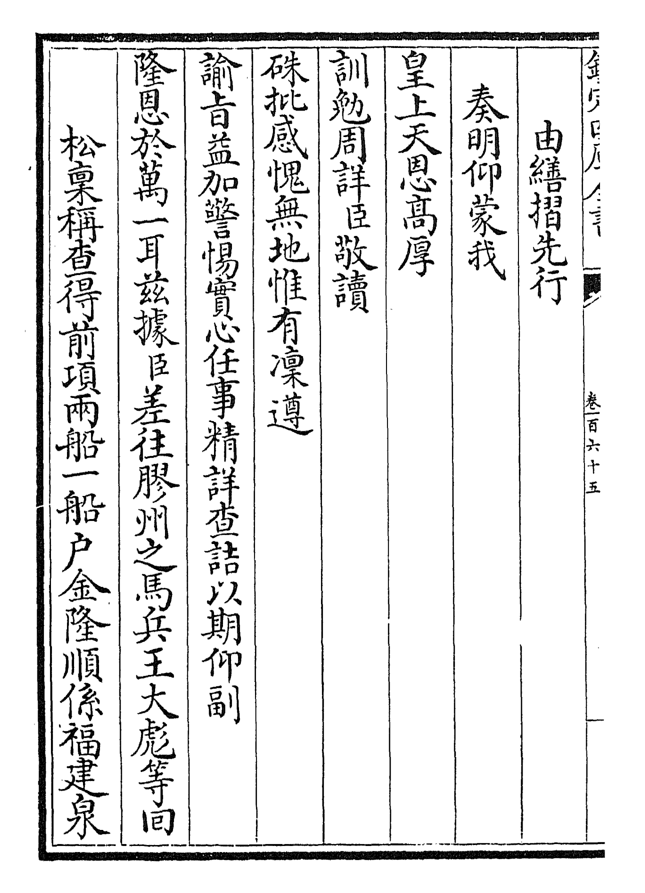
皇上睿鑒謹

奏

察拏私販彈竭為之緝盜一事尤為緊要能與李衛同心合謀盡力剗除則全是矣勉之江省兵丁習氣甚屬不堪嚴加訓飭可也

同日又

奏為查明據實陳奏事竊臣前據海州營呈報山東亭子蘭地方有烏船二隻停泊海面形迹可疑汛兵打礮不理等情隨又據報係南往貿易商船業經收入膠州海口等語臣當即一面咨飭沿海各鎮營通查巡哨官兵曾否撞遇兩船因何並不詳報一面移咨山東登州鎮臣萬際瑞并專差馬兵王大彪等赴膠面詢船户詳查來歷並將前項情



由繕摺先行

奏明仰蒙我

皇上天恩高厚

訓勉周詳臣敬讀

硃批感愧無地惟有凜遵

諭旨益加警惕實心任事精詳查詰以期仰副

隆恩於萬一耳茲據臣差往膠州之馬兵王大彪等向

松稟稱查得前項兩船一船户金隆順係福建泉

州府同安縣人一船户張炳係浙江寧波府鄞縣人俱各領有本縣照票常往膠州貿易有牙行王源盛等與之熟識已久今金隆順之船於雍正六年六月三十日在寧波府鎮海關掛號空船出口張炳之船於雍正六年七月初二日在廣東虎門汎掛號空船出口俱往膠州置貨因於七月二十三日在山東亭子蘭洋面遇風停泊離岸約遠十餘里該汎防兵以本非泊船之所姦良莫辨遂爾

生疑放礮兩船畏懼隨即折戧開行至八月初一日始進膠州海口業經該州查驗人照相符牙行認保有案等語并准山東登州鎮臣萬際瑞咨同前情到臣又據江南沿海各鎮營覆稱江省巡洋官弁向例在於外洋馬蹟山等八處來往遊巡報部有案今金隆順等兩船係從進山花鳥以外之大洋直達東省所以巡哨官兵未經撞遇報明等因前來據此臣查金隆順張炳等二船一由寧波

鎮海關掛號一由廣東虎門汛掛號實係赴膠貿易客商並非匪類船隻而江省巡洋官弁因伊等係從進山花鳥以外之大洋行走是以未經撞遇

即此一事可見巡洋官弁之虛應故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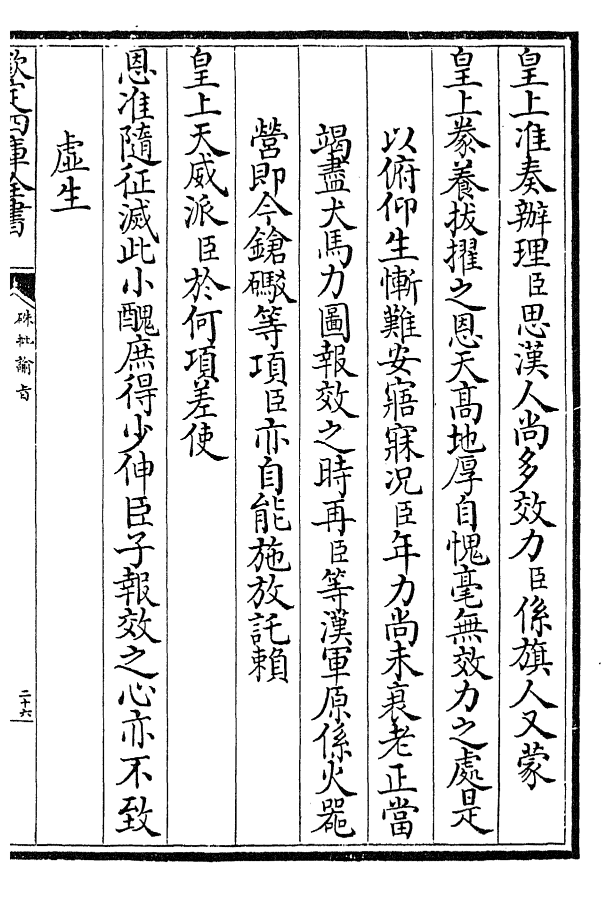
報明其中並無推諉情弊臣因事關海洋不敢不細心查察今將查確緣由據實再行奏

聞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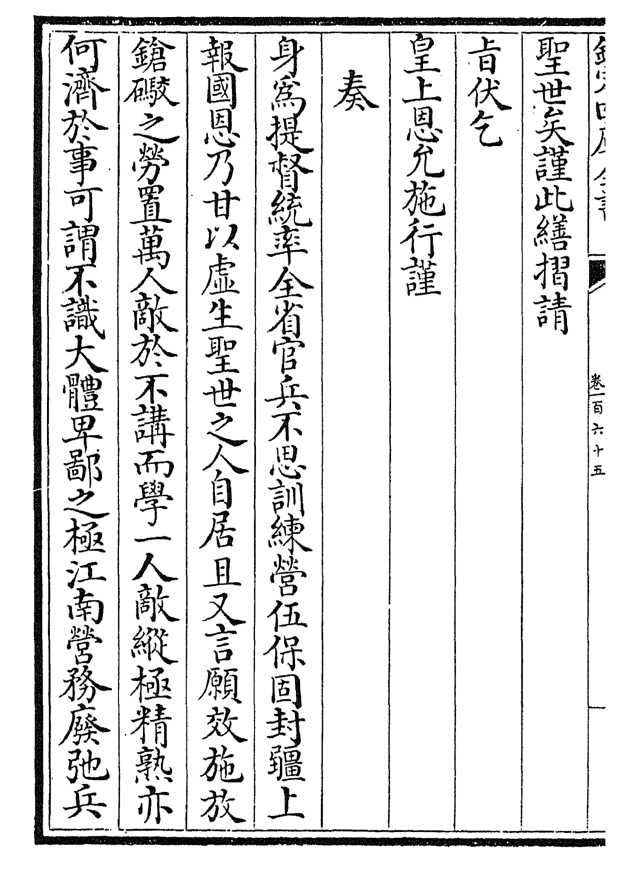
奏

知道了

雍正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江南松江提督臣柏之
蕃謹
奏為請
旨隨征效力少伸圖報微忱伏祈
俞允事竊臣微末旗員仰荷
皇上格外殊恩由叅領擢用副將旋授總兵繼陞提督
天恩深重圖報無由臣今接閱京報諸王文武大臣等
奏請發兵征勦噶爾丹策零一疏已蒙



皇上准奏辦理臣思漢人尚多效力臣係旗人又蒙
皇上豢養拔擢之恩天高地厚自愧毫無效力之處是
以俯仰生慚難安寤寐况臣年力尚未衰老正當
竭盡犬馬力圖報效之時再臣等漢軍原係火器
營即今鎗礮等項臣亦自能施放託賴
皇上天威派臣於何項差使
恩准隨征滅此小醜庶得少伸臣子報效之心亦不致
虛生



聖世矣謹此繕摺請

旨伏乞

皇上恩允施行謹

奏

身爲提督統率全省官兵不思訓練營伍保固封疆上

報國恩乃甘以虛生聖世之人自居且又言願效施放

鎗礮之勞置萬人敵於不講而學一人敵縱極精熟亦

何濟於事可謂不識大體畀鄙之極江南營務廢弛兵

習懈惰為日已久亟當竭力整理以盡厥職不必作分外之想也

同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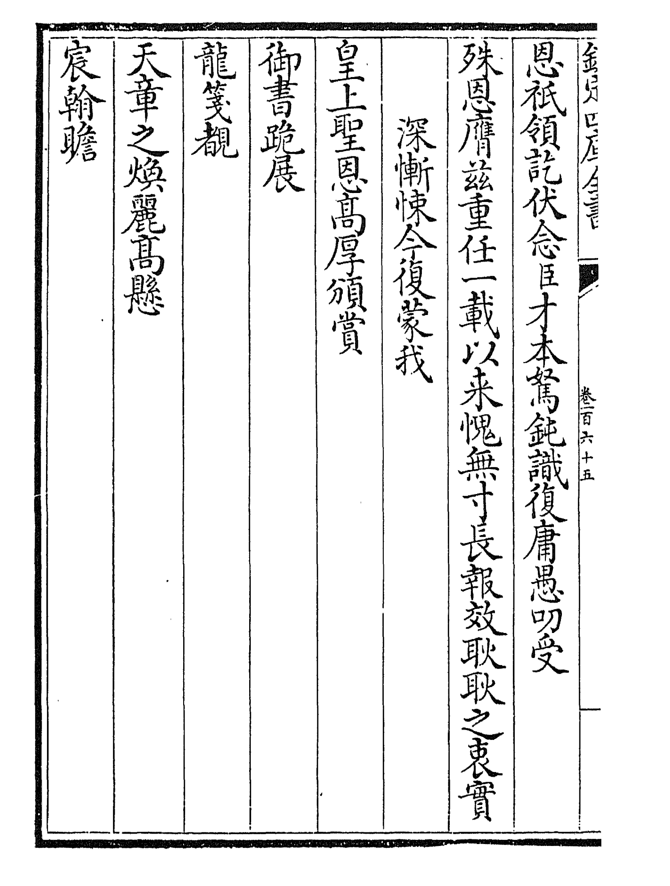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進摺家人於本年正月二十一日回松齋捧

皇上恩賜

御書福字等賞到臣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伏念臣才本駑鈍識復庸愚叨受

殊恩膺茲重任一載以來愧無寸長報效耿耿之衷實

深慚悚今復蒙

皇上聖恩高厚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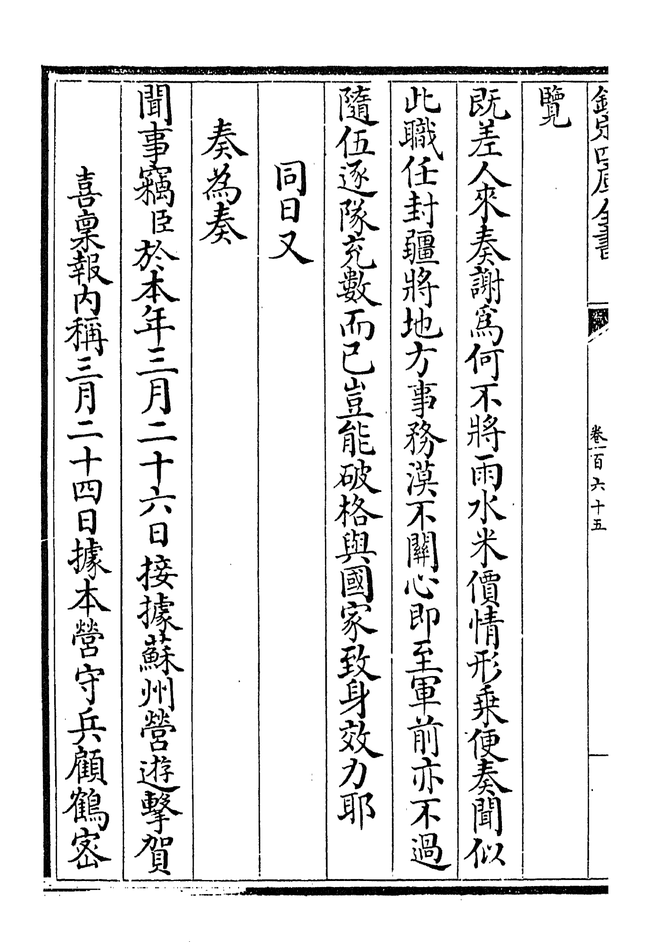
御書跪展

龍箋覩

天章之煥麗高懸

宸翰瞻

雲漢之昭回臣當世守家傳奉為
至寶臣自問何人邀兹
異數戴
天恩之愈厚實朝夕之難安臣惟有公忠自矢用承
聖眷之優隆跼蹶熇駘仰報
生成於萬一耳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覽

既差人來奏謝爲何不將雨水米價情形乘便奏聞似此職任封疆將地方事務漠不關心即至軍前亦不過隨伍逐隊充數而已豈能破格與國家致身效力耶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接據蘇州營游擊賀喜稟報内稱三月二十四日據本營守兵顧鶴容

稟有戰兵孫起龍告訴小的說有一箇欽天監做過官的姓顧為首要糾合些人幹不法非為之事孫起龍意欲出首小的耳聞驚駭理合首稟等情隨據孫起龍稟稱於去年十二月二十邊有撫標右營兵丁雷彩文官名張寶勾合小的到開元寺琵琶橋北首顧忠思家據說欽天監做過官知些天文術數要糾合些人做歹事小的在他家吃過一回酒同席崇明王四雷彩文還有兩箇不識姓

名的人連小的與顧忠思六箇人等語據即密喚顧忠思王四雷彩文前來會同撫標中軍遊擊武進陞就近回明廵撫候示飭審並詳報江浙總督廵察御史在案等情到臣當即飛檄遊擊賀喜將顧忠思一案實在是何情由此外更有何人並廵撫作何審理定案逐一詳細查報去後嗣據該遊擊鈔送蘇州府暨撫標中軍遊擊等會審顧忠思等前後兩次供冊前來據顧忠思供係欽天監書

辦役滿考授經歷職銜官名顧文煥又供本有癡
顛痰證鄰里皆知小的酒後狂言對張寶說你去
合幾箇人來得這蘇州城的話是有的又據供冊
內詰問有無私藏書籍回供並無私藏書籍若有
時縣裏就該搜出來了等供在卷續經署理江蘇
撫臣王璣親提審訊又於四月二十日飭發吳縣
審理皆與前供相倣臣查此案顧忠思飲酒狂言
係王四雷彩文孫起龍四人同席知情其孫起龍

所供之不識姓名二人據顧忠思供名喚王連王二係屬顧忠思姨姪飯畢先去並不知情但其中情事虛實必俟署撫臣審勘完結之日方得確情今原首營兵顧鶴已經取保其顧忠思等四名現俱監候未經定案臣謹將此案情由奏

聞謹

奏

地方上凡遇此等匪類即當極力窮詰勿輕放過若視

為多事之舉而不屑追究及或臆度謂必無此理而忽畧之皆足以致悔顧鶴賀喜孫起龍俱應獎賞以示鼓勵

雍正七年閏七月初四日江南松江提督臣柏之

蕃謹

奏為恭繳

硃批事竊臣前奏隨征效力一摺荷蒙

皇上訓誨諄切指示周詳臣跪讀

硃批諭旨頓生省悟深愧從前實屬愚昧今臣感激之
中益增慚懼至於江南營伍臣自抵任年半以來
夙夜不遑力圖整頓凡遇各營將備來松考驗之
時其中勤勞供職者即面加奬勵少有懈忽者必
再三勸誡更將臣標操演式樣逐一操與伊等觀
看令其回營照式操演再臣駐劄松江查係沿海
要地當以火器爲先從前緑旗鎗礮施放未能便
捷臣到任後將在京操演火器之法親加訓練近

已漸次熟悉再查江南兵習驕縱日久臣凛遵

聖訓凡於勤謹守分之兵必加鼓勵少有玩法者即行

懲治邇來比較從前亦覺漸知守法臣因江南營

伍兵習蒙

直省之最下且盜賊充斥兵弁懈弛一無足觀爾自受

皇上硃批垂念是以一併

奏明臣惟有竭蹶駑駘小心辦理務期肅清營伍整

飭汛防以仰報

天恩於萬一耳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所有奉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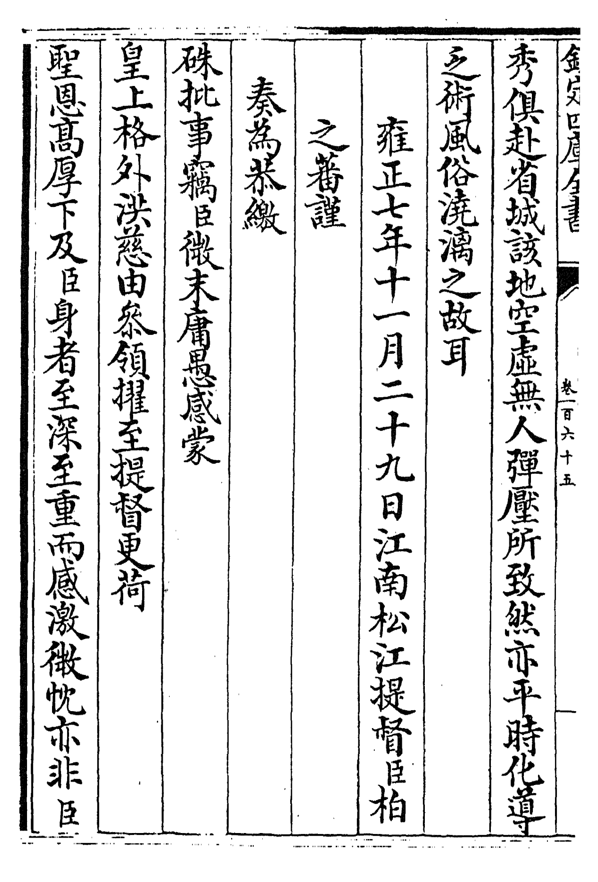
硃批奏摺理合恭繳伏祈仍照從前居心行事為妥
皇上睿鑒謹
奏
勉之慎之毋自貽悔
雍正七年閏七月十一日江南松江提督臣柏之
蕃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本年閏七月內聞得崇明縣地方有等無

知之人口稱奉有

上諭羣往殷厚之家硬借銀錢經太倉州知州翁甫生於七月二十二日赴崇將為首之黄銀竈子仇聖勷二名枷責發落又有鄉民范三船載稻穀路被二三十人恃强索借隨經蘇松鎮標汛兵將稻船護送至施翹河口查明强借之施大年等二十七人亦經太倉知州將稻船給還范三訪拏為首四人帶至太倉州發落但臣伏讀

上諭恩旨何等周詳仰見
皇上至聖至仁萬物一體以孝友睦婣任卹之道
教養民生冀其緩急相周守望相助此誠一道同風之
聖治唐虞三代之休風也惟是小人居心狡詐不無引
誘愚民必須責令鄉約里保人等宣揚
聖諭詳細講解務使賢愚共曉感格從風方不負我
皇上愛養萬民之至意今此等强借之人必係愚蠢鄉
民未能通曉字義為姦徒鼓惑所致臣現在檄行

營汛凡遇此等刁頑務必拏交有司訊明懲儆緣
係地方事件臣謹據實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將類斯强梁匪徒皆視爲愚蠢鄉民地方上有汝等如
是寬仁長厚文武大臣宜乎百姓中有如是可憐可恕
之事也此案已據數處奏到益緣崇明知縣暨總兵林



秀俱赴省城該地空虛無人彈壓所致然亦平時化導之術風俗澆漓之故耳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江南松江提督臣柏之蕃謹

奏為恭繳

硃批事竊臣微末庸愚感蒙

皇上格外洪慈由參領擢至提督更荷

聖恩高厚下及臣身者至深至重而感激微忱亦非臣

言所能

奏達也每念努力致身猶不足圖報萬一若使稍有

贍徇非惟難免

聖明之洞察亦且為

天地所不容衹緣愚昧之極耳目不周今蒙

皇上硃批訓飭臣跪讀再三不禁汗發沾衣無地以自

容也惟有痛自策勵竭蹶向前以期仰副

皇上教訓之至意耳臣不勝恐懼戰慄之至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理合恭繳伏乞

睿鑒謹

奏

章奏焉足爲憑須行與朕看若欲以虛僞之言其聳朕

聽適所以自欺耳何益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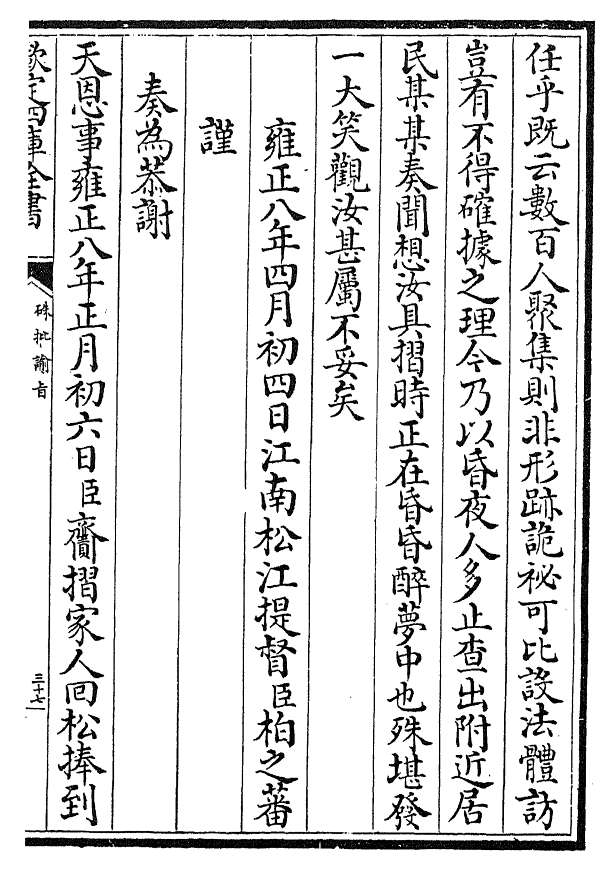
同日又

奏爲鄉民燒燬差船事竊臣聞得奉賢縣蕭家橋地

方有華亭縣糧户蕭禹臣住居該地華亭縣差役

譚元於十一月初一日雇船前往蕭禹臣家催討舊欠錢糧即於本日夜間忽有各圖百姓聚集三四百人竟將差船燒燬臣隨專差兵役前往確查並飭青村營守備溫元鳳將起釁實情為首名姓及有無傷人之處查明禀覆今據溫元鳳及臣差役覆稱果因催討錢糧起見其時差役譚元係在糧户蕭禹臣家內本日二更時分有鄉人口稱捉賊到蕭家門口就問這可是差船麽譚元回說是

差船衆人便點火將船燒燬但時值昏夜人多且
係各圖聚集之人今止查出附近居民張五陶天
章朱珠李德四名在内緣係地方事件臣謹據實
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此事若不能查出首犯實情尚覥顔居於松江提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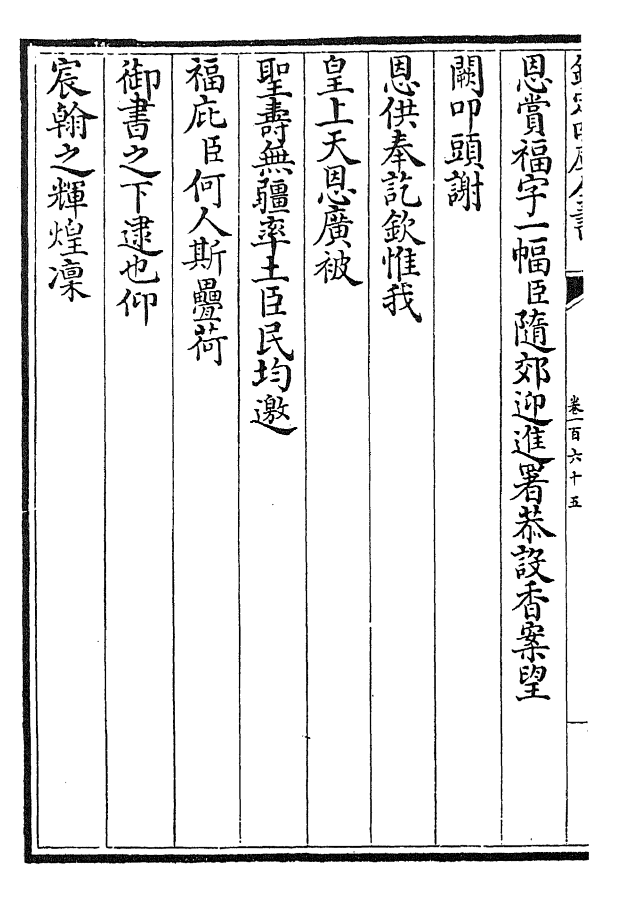
任乎既云數百人聚集則非形跡詭祕可比設法體訪旨着不得確據之理令乃以昏夜人多止查出附近居民某某奏聞想汝具摺時正在昏昏醉夢中也殊堪發一大笑觀汝甚屬不妥矣

雍正八年四月初四日江南松江提督臣柏之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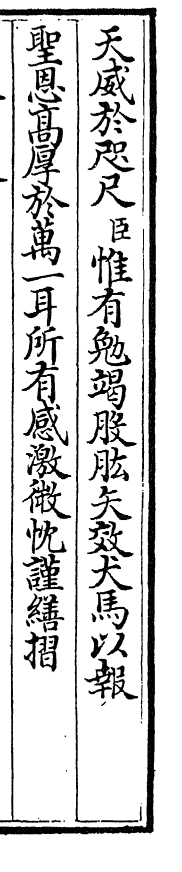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八年正月初六日臣齎摺家人回松捧到



恩賞福字一幅臣隨郊迎進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供奉訖欽惟我
皇上天恩廣被
聖壽無疆率土臣民均邀
福庇臣何人斯疊荷
御書之下逮也仰
宸翰之輝煌凜



天威於咫尺臣惟有勉竭股肱矢效犬馬以報
聖恩高厚於萬一耳所有感激微忱謹繕摺
奏謝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斯不過頒賞封疆諸臣一例下逮於汝耳奚庸如此鋪
張虛文汝自弗克承受朕安能强賜汝福若不返求諸
已惟以朕賜福是賴則大誤矣如吳希聖乃朝廷重犯

伊父吳存禮於汝尊非祖父情非叔伯身為封疆大臣
豈宜負君背公違法失體不時差人饋遺殷勤款接至
於此極汝具何肺腑而若是行為耶吳存禮於汝何恩
何惠而若是懇摯耶吳存禮便係汝祖汝父猶當大義
滅親況異姓各宗兩不相涉耶或以吳存禮為公忠大
臣謂朕處分有冤抑乎若然何不從前向朕白其冤而
雪其枉耶一一據實明白覆奏以聞朕於前摺曾經批
諭觀汝甚屬不妥今即此事而論瞻徇私誼毫無忌憚

其餘失志盡職處不問可知朕諭洵不謬矣

雍正十年六月初六日廣州將軍臣柏之蕃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蒙

皇上天恩補授廣東將軍於本年三月初七日跪請

聖訓之後自京起程至四月二十五日抵任欽遵面奉

諭旨查得曽合一案係康熙五十年正月十五日實有

之事賊衆原以放火為號因號火不發衆賊潛遁

各官雖亦知覺並未查究後於康熙五十六七年間曾合等復在廣東廣西分散符劄煽惑愚民業經廣省督撫將各犯陸續拏獲及細詢廣東向年多盜之由官弁士民僉云皆因從前官不捕盜盜不懼官以致盜案盈積自督臣孔毓珣涖任加意振興此後地方官等又皆悉心經理所以數年來盜風頓息閭里敉寧等語再臣查曾合案內尚有未獲之犯以及李梅等一切姦匪督撫現在嚴行

誠實精細之人豈可易得且何由而知其然選差旗兵
訪拏臣亦一面於旗營內遴選誠實精細兵丁就
邏緝地方姦匪恐致生事擾民非善策也但能教養兼
南番二縣之村墟市鎮暨廣州之附近州縣密行
施訓練有術俾各官兵咸知循分報效亦可以告無忝
邏緝一經弋獲即解有司另摺具
矣奚必作此分外之舉以為盡心出力耶
奏其一應操演事宜俟暑退開操自當加意訓練以
成精銳至今年廣東地方自春祇夏雨水及時目
下早禾竟有十分收成四五月間米糶一兩一二
錢至一兩一石不等現今新米每石只賣八錢二
三分若秋禾再得全收民間必益慶豐盈矣臣因

甫經涖任一切事宜未能詳悉嗣後凡有見聞備

行入

告斷不敢少為瞻徇觀望以重欺隱之罪再臣將軍任

內原設有馬糧二十分戰糧八十分併所領俸薪

以為臣養贍家口並衙門應用之費每月收有房

租銀四十餘兩為差人進京盤費之用臣自顧何

人蒙

但倣照蔡良規式遵循弗懈即不致有舛謬矣

皇上天恩如此髙厚惟有諸事小心勉力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耳臣臨奏曷勝感戴瞻依之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竊照各省標營俱係每兵百名抽糧三分作營中

修補盔甲旗幟器械之用此項公費廣東將軍標

下四營尚未

奏請臣到任後案查廣東督臣郝玉麟咨開雍正七
年八月二十日奉
旨各省營伍所需火藥俱預行成造收貯備用但多貯
火藥恐有疎虞或收貯硝磺臨時配用或酌量足用
少為製造如必需多為預備應作何收貯於營伍有
益之處著常明會同兵部工部容議具奏欽此隨經
部議內有潮濕地方量備三年高燥地方量備五
年成造貯庫並著各標營將應用火藥一體購備

以便出陳易新等因議覆奏

旨依議欽遵咨行在案又於本年五月初三日准署督

臣鄂彌達咨稱將軍所屬四營酌量添造火藥備

用一案現今製造應照各鎮協營一體請動正項

錢糧至於將來每年動用應以何項銀兩造補等

因查臣標四營鎗礮二項每年額需火藥一萬六

千七百四十餘斤三年共需火藥五萬二百餘斤

均應照例備貯至於修補盔甲旗幟等費從前未

曾設有公項並現今應貯火藥亦宜一體預備項

無所出臣仰懇

皇恩將臣標額設馬步兵三千四百六十七名内比照

各省營分之例每百名抽糧三分以作公費但臣

標四營皆係戰糧百名之内只抽二分足抵守糧

三分之數計共抽戰糧六十九分一年約有銀一

千兩火藥每斤部價五分四釐三毫三年需備火

藥五萬二百餘斤共需價銀二千七百餘兩除陸

續補還備買火藥價銀外每年所有餘剩銀兩俱交經管錢糧之該營守備收貯以為修補盔甲器械旗幟等項公用臣仍不時稽查毋許虛糜侵蝕並飭令將每年修補過器械等項數目繕造清冊送部查核為此具摺請

旨謹

奏

均係職分內應行事宜酌量為之可也

雍正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廣州將軍臣柏之蕃謹

奏為叩謝

天恩仰祈

睿鑒事雍正十年九月十八日接到大學士臣張廷玉

寄字内開本年八月十四日奉

上諭朕聞柏之蕃自到廣東將軍之任以來操守雖無

可議而料理營伍事務甚覺廢弛伊莅任已經數月

並未操閱一次每日念佛誦經至四鼓方臥次日已

刻方起屬官有事稟見難於伺候所管旗營漸至懈息迥異於蔡良在任之時此朕之所聞者廣東將軍管理駐防弁兵責任最為重大向來營務廢弛兵丁習氣不好朕特簡將軍蔡良前往教訓整飭年来漸次改觀柏之蕃係朕宥過復用之人謂其必能實心黽勉以繼蔡良之政績乃伊罷軟性成悠忽不改將蔡良整理之處日漸廢棄從前伊在江南時但務勦職之名不知體恤兵丁風雨寒暑一槩操演朕曾降

旨訓諭今伊在粤竟不訓練非太過即不及深負朕
任用之恩可即傳旨切加訓飭倘仍不悛改經朕訪
聞必從重處分毋貽後悔欽此等因到臣臣捧讀
聖訓悚惶無地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一介微末蒙
皇上再造之德宥過洪仁授以將軍重任早夜兢兢圖
報未遑何敢稍存懈怠查廣城操演因夏間雨澤

過多天氣炎熱向例於四月十六日住操八月十六日開操臣於四月二十五日到任雖已停操誠恐兵丁技藝生疎俱著該旗營協領參領將弁在伊等小教場按以日期射箭演鎗不致懈怠并令早時演習業於八月初二日開操每月旗營按例合操一次射箭之期面考優劣餘日皆令兵丁演連環鎗打把子並令練習步行務要嫺熟健捷以收實效所有水陸汛地遊廵弁兵令其加謹廵防

毋許多事仍飭時常操演及更換回汛復親加考驗以防怠惰至若教導屬員訓誡兵丁皆臣職分內事凡屬官接見之時無不勉其做好官實心辦事不可疎懈旗營甲兵亦時飭其加緊習學安靜守法共報

皇上豢養之深恩茲臣欽奉

聖訓惟有益加策勵勉竭心力勤慎供職以仰報

皇上高厚仁恩於萬一耳為此繕摺

奏謝伏祈

睿鑒謹

奏

奏內益加策勵之語指念佛誦經之功課而言乎天下未有不能勉盡忠勤曠官廢職之善人吉士也以此修福適足名禍孟子所謂甚於緣木求魚後必有災者也至期竊怨

天道不佑

佛教不靈謬矣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廣州將軍臣柏之蕃謹

奏為據實陳奏懇祈

睿鑒事竊臣案查雍正七年十一月内奉

上諭嗣後將軍標下緑旗兵丁缺出即將漢軍餘丁頂

補仍食緑旗糧餉如緑旗兵丁内之祖父食糧年久

者其缺既令漢軍頂補則伊等子弟不得食糧未免

衣食無資著於本省督撫提鎮標下并同城附近營

汛內有開除名糧即將此等之人充補欽此欽遵奉
行在案此誠
聖慮周詳俾八旗壯丁與標營之子弟各皆衣食有資
無一夫不獲其所
皇恩浩蕩感激彌深今查八旗壯丁業經頂補四營兵
缺二百六十七名其餘壯丁經臣親身查驗除老
幼殘疾及曾有過犯者俱不録取外通共現有壯
丁一千五百餘名臣俱令其在於各旗甲兵之下

幫差行走先時學習以待陸續挑補甲缺之用至於臣標四營兵丁子弟臣查檢家口細冊共有一千三百五十餘名其中頗有堪以驅使之材業蒙
皇恩在於本省督撫提鎮標下并同城附近營内有開除名糧即將此等充補之
恩諭臣到任後即細心體察此等餘丁今皆倚靠食糧之父兄同居度日彼此藉以照看是以勢難遠就兵糧另立煙户而同城附近之各營如有開缺名

糧必儘本營兵丁之子弟接續頂補則臣標四營之餘丁不能補糧不惟艱於衣食其中有志出力效用者並置閒散未免抑其上進之心臣愚以為嗣後各營名糧開缺請將八旗壯丁與四營餘丁相間挑補則旗營共沐皇仁均相鼓勵咸得收其實用似於營伍微有裨益可否相間遞補出自皇上天恩臣不揣愚昧為此繕摺請

旨伏祈
睿鑒謹
奏
所奏與鄂彌達張溥詳細商酌具疏題請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廣州將軍臣柏之蕃副
都統臣毛克明臣安華謹
奏為旗人學習清話謹遵
聖旨務收實效事竊惟八旗兵丁遵

旨學習清話先准兵部行文現在飭令學習又於雍正十年五月内准兵部咨稱本部將杭州廣州預行保題之領催帶領引
見奉
旨伊等俱不會清話爾部再嚴加行文與西安等處凡有漢軍兵丁駐劄之省分欽此移咨到臣等遵即傳行八旗一體奉行并選能說清話之人分撥各旗勒限教習惟是駐防官兵於康熙二十二年分駐

廣州其子弟多在廣東生長非但不曽會說亦且聽聞稀少耳音生疎口胳更不便捷即有聰穎善學者又因不得能教之人為之教習即今現在學習兵丁除本身履歷之外不過單詞片語尚能應對如問以相連之語即不能對答臣等再三籌度查廣州將軍衙門原設有筆帖式四員伊等於翻譯清文之外頗有餘閒若用以教習清話自得收其實效擬以一員分管二旗督率教導俾有遵循

則嫺熟者即可轉相教導庶初學者咸得其指授而易於入門但筆帖式翻譯文案是其專任教習清話本非所司欲其實心教習理合具摺

奏請如蒙

俞旨允行臣等將現任筆帖式南吉祿等四員咨明吏

部俟有成效仰懇

皇上天恩量加鼓勵而八旗兵丁共沐

教養洪仁於溥徧矣為此謹

奏

汝等衙門之筆帖式以翻譯餘閒教習旗兵清話亦屬分所當然乃不能令其效此微勞必俟請旨咨部邀求鼔勵然後施行可謂笑談矣殊屬卑鄙之至

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廣州將軍臣柏之蕃謹

奏為酌辦存庫息銀以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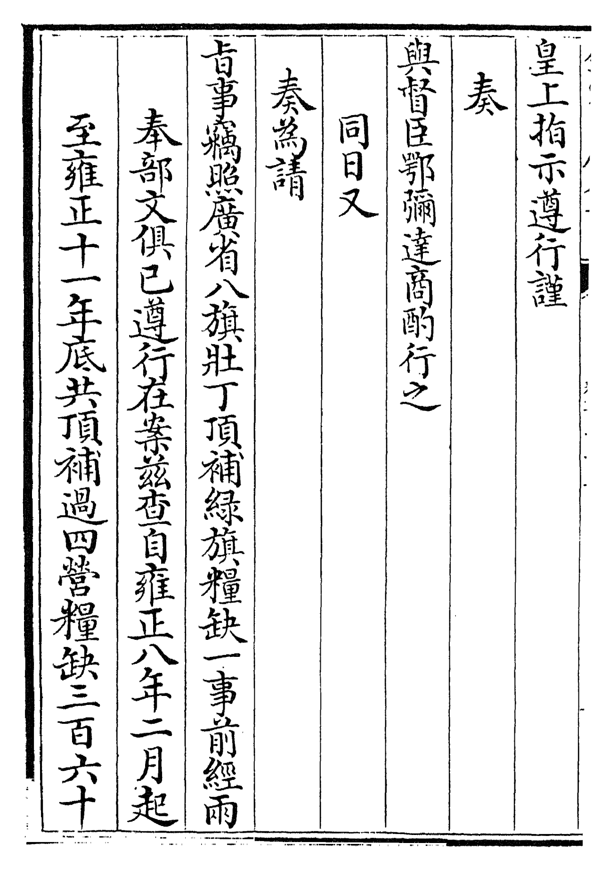
皇仁事竊查廣州八旗生息銀兩自雍正七年五月内

蒙

皇上恩賞銀二萬兩即將一萬四千五百兩借給鹽商每兩每月二分五釐起息又將銀五千五百兩開設當舖一座歷年以來惟將商息分賞自雍正七年起至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底共收商息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二兩零內賞給八旗共銀九千四百一十四兩又四營自雍正十一年六月間開賞起至十二月底共賞出銀一千一百二十二兩八旗四營共賞出銀一萬零五百三十六兩尚存商息

銀八千二百三十六兩零現在存庫又當舖存息
銀四千七百七十四兩零存當生息未曾動用茲
廣省督撫等標共
帑銀十萬兩現在鹽法道處借給鹽商每兩每月二
分生息分賞各標臣標四營與本省各標事同一
體臣請將八旗存庫息銀内撥出八千兩照依督
撫等標亦交鹽法道每兩二分生息每月可得息
銀一百六十兩以為賞給四營之用臣欽遵

聖諭在於旗營二處通融辦理其收回之息應交臣標
中軍衙門收貯就近按事據領給賞臣另立冊檔
不時稽察每年將此八千兩作本統入奏銷冊内
所有當舖歷年存息銀四千七百七十四兩零仍
存當生息其撥剩之息銀二百三十六兩零及每
月收回息銀仍貯旗庫陸續備賞如蒙
俞允臣并咨移督臣鄂彌達將銀轉發鹽法道經理借
給則旗營俱得寛裕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指示遵行謹
奏
與督臣鄂彌達商酌行之
同日又
奏爲請
旨事竊照廣省八旗壯丁頂補綠旗糧缺一事前經兩
奉部文俱已遵行在案兹查自雍正八年二月起
至雍正十一年底共頂補過四營糧缺三百六十

二名內戰糧三百三十六名馬糧二十六名皆隨
營操習凡有遊巡水陸地方以及貼防汛守差使
與四營之兵一例行走臣每於操演之時看此內
人材亦有壯健可觀弓馬嫺熟之人且遇有馬糧
兵缺例得與綠旗步戰兵互相拔補再如伊等在
旗父兄出有甲缺仍准挑回頂甲皆蒙
皇上恩施高厚至周至渥查伊等除逐年回旗補甲外
今在綠旗食糧之人現有三百六十二名臣思伊

等上蒙

皇恩在標營食糧久經學習標營事務或可於標營拔補之處未經

奏請如有標營外委缺出將伊等與綠旗兵丁一體考驗拔取其尤者以之頂補若著有勤勞照標營一例拔用則伊等自當益加感奮數年之中遇有出格人材俱得拔擢以備戎行之選臣仰體

皇上浩蕩深恩為此具摺

奏請應否在於標營拔補伏乞

皇上指示遵行謹

奏

硃批此奏甚屬不合頂補兵丁内如果有出格人材既可拔用營弁獨不可揀選旗員乎一例拔用益加感奮是何言歟候另旨諭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六十五